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二十三回 天風樓兩夫人看火 新花園諸名士標題

卻說寶珠和婉香、蕊珠在那裡看月，忽一片紅光照的滿天通紅。外面一片聲喧嚷起來，便似鼎沸似的。寶珠和婉香三人多嚇呆了。柳夫人聽見，忙教停下鼓樂，問是什麼。丫頭們都說：「光景外頭失了火了。」柳夫人、袁夫人等聽了都吃驚不小，忙多到迴廊上來。見東南角上透出火頭，那火星直冒上去。袁夫人失色道：「這光景不遠，你們丫頭們快往園門上問去。」那些丫頭們，小的都嚇的應不出了，大的急得發顫。還是老婆子們有些見識，便去了七八個。一時飛跑上來回道：「園門上小廝說東府裡失了火了。這會子老爺吩咐把裡外的門都上了鎖，只放一班管家進去。以外的都打了出來，連這園門也鎖了去了。」袁夫人等沒聽完便渾身發戰；婉香和蕊珠多急得要哭了；賽兒、茜雲早哇的哭了。一時間把個洗翠亭鬧的不成樣子。還是柳夫人再三把眾人寬了心，說：「小廝們的話也作不得准，既園門鎖了去，咱們不如到天風樓看看去，到底燒的是哪一個院子。」袁夫人見說的是，便教玉梅和湘蓮夾扶了。柳夫人也叫殿春和賞春攙了。藕香卻有膽量，便將著銀雁的手，跟著出來。這裡婉香等都嚇的一堆兒動彈不得，柳夫人叫寶珠陪著。自己便和袁夫人藕香三人出來，急急的上了山坡，早聽見「啪辣辣」倒屋子的聲響。及走上天風樓第二層，已早是滿樓通紅，如同白晝一般。再上一層看那東南角上的火，卻似一盆子烈炭，濃煙烈燄的竄著。看地處是東正院後面，沿過東去，卻剛剛把東正院圍了，兩面燒著。側耳聽時，只有些澆水的聲音和倒屋子聲，那人聲卻一點也沒得了。遠遠見東正院瓦上站著許多人在那裡救。看看剛烏下去，忽那火星直撲上樓窗來。

殿春等忙關了窗子。又竄起一個火頭燒的更凶，那風刮刮的望南吹來。柳夫人和袁夫人多急的念佛喚祖宗了，那腿條子多和彈棉花似的抖著。幾個丫頭扶住了，請兩位夫人坐下。柳夫人和袁夫人、藕香只面面廝窺，再也講不出一句話。足有兩個多時辰，那火頭才漸漸的矮下去。殿春等都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這會子不妨事了。太太好請下面坐坐去罷。」袁夫人還呆呆的看著那火，一會子聽見滿地裡嗚嗚的掌起號來，打起太平鑼來才放心。是救烏了，那天還是通紅的。柳夫人望那東正院，原好好的存在，因道：「咱們下去罷，不知道孩子們急得哪樣了呢。」袁夫人怕美雲等急壞，便和柳夫人、藕香下來。到園門口，早有幾個小廝迎上來問安。報說：「是東正院牆外，民房裡起了火，把咱們東府裡大廚房沿燒了。這會子還在那裡運水澆呢。老爺傳話，說請兩位太太放心！府裡原沒損失了一點物件。此刻外面府道官兒都來問安，正亂著，請太太在園裡坐一會兒。這園門怕有雜人進來，仍鎖了。」柳夫人等聽了，多放了心，臉兒也和轉了，便仍到洗翠亭來。見走廊上的燈多烏熄了好些，裡面靜悄悄的，照滿了一亭的月色。進亭看時，見丫頭們和些女戲子多擠在一堆兒。婉香早嚇個半死，這會子回過來，倒在那裡嗚嗚咽咽的哭。見柳夫人等進來，都道：「好了！太太回來了。」袁夫人和藕香多忙著寬慰他們道：「不妨事，只燒了大廚房，這會子熄了。」寶珠因道：「剛小廝們來回過了。別的不打緊，只是茜妹妹和婉姐姐嚇壞了，怎麼處。」

袁夫人忙去看茜雲，見茜雲倒在美雲懷裡，哭得淚人兒似的。袁夫人哄著他說：「哭不得，回來老爺要打呢。」茜雲才漸漸的住了聲。這裡柳夫人也安慰著婉香。婉香只覺心裡搖搖的慌，連應的聲音也顛巍巍的。柳夫人便叫春研和笑春攙扶了回到惜紅軒睡去。寶珠知他心慌，便囑軟玉和蕊珠兩個陪他去。自己因柳夫人在，不敢走開。軟玉等便同著婉香去了。

這裡美雲等多說要回東府裡瞧瞧去，叫丫頭們去看，回來說園門還鎖著，連惜紅軒的便門也鎖著未開。美雲等無奈，只得再耐著。看看那天上的紅光也漸漸淡了，忽然遠遠的雞啼起來。柳夫人因詫異道：「怕天明了麼？」看那月兒果然墜下西去，東面的天泛作魚肚白色。那池面上風來有些荷花香，卻很涼的。大家都覺得紗衫兒嫌薄了。剛寶珠說：「涼的很。」卻好春妍和海棠捧著兩緞匣衣服進來。是婉香打量著天涼了沒處拿衣服去，把自己夾紗襖兒檢了七件，又把寶珠的夾紗袍子檢了兩件，一件兒是給賽兒穿的。於是大家都添上了衣服。那天已是大亮，亭子裡的洋燈已沒得光了。丫頭們拿吹管子來吹熄了，覺得滿屋子多是煤氣。那地下兩架風扇還「刮紮紮」的煽動，藕香便親自把機器弄停了。

大家肚子裡多空空的有些餓了，剛要著丫頭們向園裡小廚房要點心去。只見笑春和愛兒一手提著半明不滅的羊角風燈，一手托著一架攢匣進來。原來也是婉香送來的點心，大家便胡亂吃了些。春妍又送一盤子熱茶來，眾人吃了。卻好小丫頭跑來說：「園門開了，請太太和小姐們進去罷。」大家聽了，便都拔起腳來走去。似候城門開了似的，一行人出了園門，早有許多婆子們問安。

柳夫人和袁夫人帶著寶珠等到東府裡來看，只見東正院西廊下和天井裡都潑的滿地是水，有些熱烘烘的氣息。秦文、秦珍、秦瓊都站在卷簾下講話。見柳夫人進來，秦文便問了驚。秦珍兄弟請安，寶珠等又請了秦文等安。秦文才道：「這場子火險呢！二太太受驚了麼。幸而女孩子們多不在這裡，不然還不知道亂的什麼樣，哪裡還乾得來事！」袁夫人因問：「敢便這壁隔外麼？」秦文指道：「可不是，你們不瞧這牆也烘裂了。快不要老站在那邊，仔細倒下來。你們還是南正院坐去罷。孩子們倦了，要睡盡睡去。茜兒便也睡園子裡去，或是跟太太睡到南正院去。你那屋子裡也攪得不成樣兒了，不進去罷。寶珠也睡去，橫豎你也乾不了什麼正經。」大家便多應著回了出去。

這裡秦文問秦珍道：「你去踏看過了，到底燒了這一夜，壞了多少民房？」秦珍道：「熱地上還有火煤著，看不仔細。剛地保回說共燒了三十四家民房，連這裡大廚房共有五十幾家門面。這火還是對街廣貨舖上裡洋油燈上失的，因南風起了直撲過這壁來。兩對街夾燒著，所以勢頭凶的很，一時便救不下來。咱們這廚房，水師裡派了五架洋龍還保不住。這東正院還是洋人帶了藥龍上瓦去，才保住了。」秦文道：「這洋人是誰派來的？」秦珍道：「是中丞請來的，中丞因是咱們府裡，也親到彈壓。後門是兩縣把守的。」秦文點點頭兒，因道：「這邊的牆是直裂還不打緊。這裡後面和茜兒院子後面的這一帶牆，你瞧，把水打燵了腰。怕馬上就要坍的，還撲向裡面，打下來還了得。你喊總管，快去喊幾個工匠來，拆做了才穩當。」秦珍應著。秦文又向秦瓊道：「你去帳房裡督著，外面開銷各處義龍局的賞封。你也不用多嘴，只暗暗記下數兒。不要回來又開上一大筆沒一點兒查考。」秦瓊應著便同秦珍出去了。這裡秦文因各大憲多來過了，該得親自謝去，便換了公服也出去了不提。

且說這一場火不打緊，倒把婉香嚇壞了。次日醒來，便心驚膽戰的發寒發熱起來。寶珠本來也不受用了，卻因婉香病了便把自己忘卻，也不覺什麼了。只是日夜伴著婉香，遞茶送藥的，忙了半個多月。後來還是金有聲給他瞧好了。

已是嫩涼天氣，七月到了。這幾天裡面，秦府裡都忙個不了：修屋子、打牆頭、起廚房。秦文又將新燒卻的白地買了些回來，足有十五畝。用圍牆圍了，蓋起一所東花園來。興工動土的，足足忙了一年。好不容易才竣了工，裡外一切油漆裝齊備。秦文看了甚是得意，覺得與西花園不同。別具一種瀟灑幽雅的景致，不是起先那麼一味子講究富麗的樣兒。便想請幾位清客們來題額。因喚秦珍進來商議請哪幾位。秦珍便開了名單，並各人的履歷進來，一排兒寫著道：

白劍秋年二十六歲江蘇吳縣進士；

李冠英年三十四歲浙江仁和人，辛卯舉人；

何祝春年二十二歲浙江仁和人，附貢；

桑春年四十七歲湖南衡陽人，附貢；

華夢庵年二十三歲浙江仁和學廩生；

薛筱梅年五十歲安徽歙縣人，附生；

林冠如年十九歲安徽定遠縣增生；

盛蘧仙年十九歲浙江錢塘人，優貢。

秦文看畢，因指道：「這李冠英和薛筱梅、桑春幾位，我倒見過。那白劍秋的诗集我也讀過，他還有位令妹喚什麼白素秋的，

也有一部《嫩碧山房》的詩稿行世，都好的很。這何祝春敢便是別號駢枝生的麼？」秦珍道：「是。他和華夢庵、盛蘧仙兩人最是莫逆。三人常合刻些詩詞曲稿，所以人都稱做『三人家』的便是。」秦文笑了笑，又道：「我倒沒見過這幾位的筆墨。」秦珍因道：「老爺怎麼沒見來，前兒老爺在南書廳拿進來看的那部《三野叢談》，便是他三人的。老爺還說很有些學問識見的話。」秦文道：「哦，這個便是他三人的麼？」因拈著須點點頭。便把單子交與秦珍道：「你寫帖子分頭請去，就明兒在新花園裡請他們標題罷了。」秦珍答應出去。不知那幾人來與不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入座但宴題字客，開門端候看花人。